

文化漫谈

从“谁是穆旦”说起

□陈雪

诗人穆旦成了今年高考第一天的热门人物。语文全国一卷作文题以老舍、艾青、穆旦三位文学家的作品为素材,一时之间,“穆旦《赞美》”“谁是穆旦”登上了网络热搜,《穆旦诗集》迅速跃升至电商图书畅销榜第一位。有网友发帖感叹:“真是奇怪,这么有名的诗人,竟然那么多人未听说过。”也有考生懊悔,“以为穆旦是像但丁一样的外国人”。更有许多博主展开科普,介绍穆旦为“中国新诗的冷门顶流”“现代诗歌第一人”。

穆旦上一次“被热搜”还是在2016年。有企业家在节目中将穆旦与周杰伦比较。当时,“冷门诗人”并未与热门歌星碰撞出什么火花,网络笑谈转瞬即逝。这一次,互联网上的穆旦还是不可避免地贴上“金庸堂哥”的标签(虽然二者生前没有什么交谊)。除此之外,人们苦苦翻查穆旦生平,并没有找到什么惊人的传奇和轶事,来供今日的互联网制造爆款标题和噱头。这位“沉默的诗人”曾过着平凡的生活,他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群像中的一个,他的人生故事如其诗歌所写,“这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冥想》)。

然而在新诗史上,穆旦并不是“普通的”,而是“丰富的”。他在短暂的59年生命中,留下的诗篇并不多,却被认为是中国诗歌现代化历程中一个带有标志性的诗人。他被归入九叶派、《中国新诗》派、西南联大诗人群,但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却诗名不

显。1981年《九叶集》出版,穆旦被重新发现。1994年王一川和张同道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将穆旦推上百年诗歌第一人的位置。穆旦逝世已近半个世纪,可“穆旦研究热”一直持续至今。今年已有两部穆旦传记相继出版,加上近期付梓的《九叶传》,诗人的形象愈加清晰丰满。

诗人、评论家袁可嘉认为,现代诗接受了现代文化的复杂性、丰富性而表现了同样的复杂与丰富。穆旦诗歌表现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复杂丰富的心灵,他曾创造出新诗名句“你给我们丰富,和丰富的痛苦”。其实,穆旦的诗歌也给予了我们丰富的艺术体验。

在1941年创作的《赞美》《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小镇一日》等诗篇中,诗人关注抗战中民族的命运,“我有太多的话语,太悠久的感情”,他将情感凝结在深沉的意象里,超越表层的同情和赞美,写出了人民的痛苦与希望,发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的歌唱。诗人直面战争带来的各种灾难,也对战时的人心浮世会进行深刻而冷静的批判:“一个平凡的人,里面蕴藏着/无数的暗杀,无数的诞生”(《控诉》)。

1942年,24岁的青年投笔从戎奔赴缅甸抗日战场,亲历战争的残酷,他写下《森林之魅》,祭奠胡康河谷死难的战友:“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穆旦的诗中也不乏青春的气息和浪漫的想法,他“用身体思想”,在《自然底梦》中他写道:“我的身体由

白云和花草做成/我是吹过林木的叹息,早晨底颜色,/当太阳染给我刹那的年青”。

关于爱情,他说“春天的邀请,万物都答应,/说不得的只有我的爱情”(《春天和蜜蜂》)。代表作《诗八首》承载着对爱情和人生的探问,被誉为“现代中国最好的情诗之一”。

1976年,穆旦在去世前一年写下《智慧之歌》,在诗中回顾一生中的爱情、友谊、理想,感叹“为理想而痛苦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看它终成笑谈”,在人生的冬天,诗人“走到幻想底尽头”,这里“唯有一棵智慧之树不凋”,但它却是“以我的苦汁为营养”。同年在诗作《冬》中,诗人发出最后的动人感喟——“生命也跳动在严酷的冬天”。

穆旦是诗歌艺术的沉思者,他的作品融合了智性与情感,凝结着诗与思。洪子诚等学者编选的《百年新诗选》评价:“穆旦创作图景的驳杂性、悖论性,难以以某种单一判断来穷尽。”同20世纪初的许多名人相比,穆旦的人生经历缺少传奇与逸闻,其诗艺却因丰富复杂而很难被简单概括。所以,当我们回到今天的语境,去思考大众为何会发出“谁是穆旦”的疑问,就不应仅涉及诗人写得不好,其中,还或隐或显地反映着新诗教育、诗与公共性、文化结构与潮流、媒介传播环境等众多议题。

不知从何时开始,诗歌在公众视野中形成了许多“刻板印象”:诗不是切近的人生,它总是同“远方”联系在一起,是生活在别处的风花雪月;诗人的形象总在天才与疯癫之间,他们

的创作必然是张扬而高蹈的。近些年,与诗歌相关的新闻虽然层出不穷,却好像总是离文学远一些,离“奇观”近一些,媒体的讨论常常围绕诗人的身份展开,“农妇”“外卖员”的标签往往大于“诗人”……观看视角是如此远距离,也难怪大众对新诗的第一印象和最终印象,始终停留在康河的柔波、人间的四月天和春暖花开的大海。

在另一个层面上,“看不懂”的质疑、个体性与公共性之间的张力,已成为新诗挥之不去的焦虑。人们期待诗歌介入当下的现实事件和社会议题,但回应读者的往往是一些陈词滥调,真正好的诗歌却很难“出圈”。也许,置身事外的评判是简单而短暂的,而“无尽的人们都与我有关系”的情感体验与时代共振则是内敛、深刻、持久的,它们不彰显于世,却会在时间的淘洗中,浮出历史地表。所以,当我们重新阅读穆旦的诗歌,仍然能在他对民族的关切、对现实的叩问和对人生的玄思中,获得感兴与思索,感到他依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

回到“谁是穆旦”这个问题,今天的我们应当期待一种更深沉更内在的回答。博尔赫斯说:“作家以为自己在谈论很多事情,但他留下的东西,如果运气好的话,只是一幅他自己的形象。”诗人早已把最真实的自我融筑诗中,等待人们翻阅。而穆旦通过高考作文走进大众视野,或许正是一个契机,它在人们对新诗牢固的“刻板印象”上打开一个缝隙,让我们得以从穆旦的“丰富”出发,看到更多“新诗的丰富”。(摘自《光明日报》)

文坛走笔

街巷烟火

□陈蔚文

去江西九江采访剪纸老艺人谷中和。老先生曾以剪纸长卷《早市·地摊》获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这幅剪了两个月的作品勾勒了42个摊位,包含169种营生。其中有不少贩夫走卒,比如沿街叫卖或是给菜过秤的小贩,也有吃着冰糖葫芦逛市场的一家三口。站在长卷前,仿若置身人声鼎沸的市集。

老人说,创作灵感来自他家附近的八里湖农贸市场。他虽然不做饭,但常常去市集上转悠,买上几个老面馒头。

我家附近也有一个无名菜场——准确地说,是一个室内大菜市场外面的一条“L”形小街。在这条小街上,每日都有与之一桥之隔的乡民来售卖菜蔬和鱼虾。小街上有各式小店,拐角处的豆制品店每天早上都升腾着豆浆的热气,有街坊端着搪瓷缸或保温壶来打,搭配对面小店新出炉的烧饼。就这样,人们的一天在晨光里开启了。

这条市声喧腾的小街,宛如《清明上河图》的局部。

各色摊位次第排开,沾着泥土和露水的青菜、小个头的胡萝卜、嘴还在翕张的各种河鱼、弹跳时溅起水珠的小虾……粗陶坛里装着乡妇自腌的芥菜或雪里蕻,板车上一堆堆红薯薯地等待着买主……

熟人间招呼声、小贩此起彼伏的吆喝声、讨价还价声,交织一片,构成生趣盎然的市井交响曲。各种香气飘散着:早点店炸油条麻团的油香、米酒店的酒香、卤菜摊的肉香……春天,还能闻到栀子、玉兰的花香。这些香气都是小街对买菜人额外的馈赠。

平时因为忙,我买菜多通过网络平台,菜送到小区自取。如此固然方便、省时,但缺失了那么一些兴味。每周我都会尽量抽空来趟小街,不仅是采购,也是对平日忙碌身心的一种放松。

菜都是乡人清早从地里摘了来

卖的,新鲜可喜。每个乡人都想和他们聊几句,比如天气、菜的长势。他们对土地、河流的习性谙熟于心,也由此收获物产。

若是网购,你无法看见、听见、嗅见这充满生机的一切。

我喜爱这条街的氛围——市井的,烟火的,每次去都看不厌,都有眼花缭乱的欣喜。它让我想起童年记忆中河边的那条街巷,有油饼的香气、夏荷的芬芳。也想起老舍笔下北平菜贩子扁担压弯时吱吱呀呀的声响,沈从文笔下猪圈的嘶喊、羊的咩咩声以及苗族姑娘的花髻头、大耳环,萧红故乡呼兰河畔爬上篱笆的倭瓜花,当然还有汪曾祺为读者留下的鲜活的“草木人间”——沾着松针的菌子、竹篾筐中带露水的马兰头、卖蒲包肉的老人用荷叶包起春天……

小街亦像农事课堂。卖藕的村妇教顾客如何辨认七孔藕和九孔藕,告诉他们哪种藕最面。守着坛子的大妈传授如何将雪里蕻腌出好看的色泽。有时,我在菜摊前付完钱还会多站一会儿,就为了听听菜农们的絮叨——霜降的萝卜、立冬的萝卜、初夏的黄瓜、秋天的老南瓜……他们像聊起自家的孩子般带着深情。

在我看来,宜居的城市便是有吃惯了的煎饼、馄饨,能买到沾着泥土和露水的时蔬,能听见夹杂着方言、亲切而温润的市声。

曾觉得一个城市最大的吸引力是它的繁华、时尚、文艺。而现在,或许是到了一定年纪,吸引我的还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在那些充满烟火气的小街深处,藏着一个城市的灵魂与人们的乡愁。

喧闹的小街上,四季正汨汨流过,流过带黄泥的春笋、夏季的瓜果、打霜的菜窖尖……它们是自然的馈赠,又凝结着农人的汗水。这样的小街充满治愈,行走其中,不由得想到“人间值得”。

(摘自《光明日报》)

节令之美

不觉盛夏至 骄阳绿意浓

□周润健

不觉盛夏至,骄阳绿意浓。北京时间6月21日10时42分将迎来夏至节气。此时节,绿荫浓密,梅雨如烟,蛙鸣蝉吟,荷花绽放。

在天文学上,夏至是指太阳运行到距赤道最北处、直射北回归线的时刻。对于生活在北半球的人来说,夏至是太阳的转折点,夏至过后,太阳直射点逐渐向南移动,白天逐渐缩短,所以民间有“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的说法。

“一天短一线”中的“线”指的是什么?历史学者、天津社科院研究员罗澍伟介绍,从前,妇人们每天忙完家务活后还要做针线活,如缝补衣裳等。

妇人们在做针线活时所用的线多以一尺为宜,夏至后,妇人们发现,用的线一天比一天少,平均下来,少的这“一线”的长度差不多是一尺。于是智慧的古人就用“一天短一线”形象地表述夏至后白天时间逐渐缩短的规律。

“一线”差不多需要3分钟,这也说明夏至后白天时间的减少,是微小且持续的,是直觉很难感受到的。”罗澍伟说。

夏至在每年公历6月21日前后来临,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个

节气,也是夏季的第四个节气。民俗学者、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来华介绍,以夏至为起点,气温持续升高,一年中最炎热的时段即将开始,民间因此有“夏至不过不热”的说法。

夏至时节,南方梅雨淅沥。“江南地区一般6月上旬到中甸‘入梅’,7月上旬到中甸‘出梅’。今年江南地区‘入梅’时间是6月6日,‘出梅’时间是7月13日。夏至正处梅雨密集时。”王来华说。

“江南雨,风送满长川。碧瓦烟昏沈柳岸,红销香润入梅天。飘洒正潇然。”北宋诗人王琪写活了风送梅雨的景象。就这样,人们在一场场风雨中等待着盛夏的来临。

夏至的雨后,水草间常会响起声声清脆的蛙鸣。或可见青蛙从草丛中跃起,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扑通一声跳进河里,激起片片水花,荡起圈圈涟漪。

“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荷花,当仁不让的“六月花神”。连片的荷花,有的温柔盛开,一展妩媚的淡粉颜色;有的含苞欲放,亭亭玉立,召唤着蜻蜓飞来落脚……

夏至伊始,愿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宛若骄阳,热烈美好;愿每一个人的日子都宛如荷花,纯净芬芳。

(据新华社电)



花“漾”夏日

李志军 摄

美文欣赏

收集月光的人

□刘丽柔

从前,在美丽的桂林朝夕流淌的漓江边上,住着一个姓韩的读书人,大家都叫他韩生。有一天,韩生的几个朋友来喊他一同到外面玩。他们说:“我们撑着一艘小船出去郊游,你看怎么样?”

于是韩生就在屋子里收拾他的行李。他带了一个大篮子,篮子里装着一把长柄的勺子,就跟着他们上了路。这天晚上,月光很明亮,把漓江照得亮堂堂的。后来,大家都在小船中睡着了,只有韩生没睡,他用自己的勺子在半空中舀来舀去,然后又把舀到的东西倒入他的篮子里。

“你在做什么?”一个朋友半夜突

然醒了,走出来问他。

“我在收集月光!”韩生说。

“收集月光?”那朋友走到他身边,看到他一只手拿着一个空空的篮子,另一只手不停地挥舞着勺子,“你是在开玩笑吗?”

韩生说:“你看啊,今晚的月色多么好,月光莹白,把黑夜都照亮了。可是,不是每一个夜晚都如此美丽,在那些没有月亮的夜晚,到处黑黢黢的,让人害怕。我此刻做的,就是把现在用不到的月光收集起来,留到那些黑暗得让人害怕的晚上用。”

朋友笑起来,他想:韩生真是疯了。

第二天,他们的小船一直东游西荡,玩了很多地方。晚些时候,他们来

到漓江中心的一个小岛上,把小船系在岸边,一起坐在小岛的亭子里野餐。这时,天突然刮起了大风,四周慢慢慢下来。“今晚竟然没有月亮!”大家抱怨一句,打算点起蜡烛来照亮。可是风实在太大了,把所有的蜡烛都吹灭了。

“难道我们就要这样摸黑吃东西吗?”一个朋友说。

“韩生,你收集的月光呢?”那个昨天晚上看到他收集月光的朋友拍着韩生的肩膀问。

“哦!你不说,我差点忘了。”韩生说。他站起来,顶着大风走入了黑暗深处。

“他干什么去了?”别的朋友问。那个朋友就开始讲昨天晚上晚上的故事,

讲到韩生好笑的举动,大家都笑起来。

只见韩生提着他的大篮子,走到朋友们身边,轻轻地揭开篮子的盖,从里面把长柄的勺子抽出来,然后向天上一挥,只见一道白光被他抛到天上了。韩生又把勺子伸到篮子里,舀了一下,取出来又一挥,又有一道白光出来了。就这样挥了十几下,他们所坐的亭子里就充满了月光,亮堂堂的,连最远处柱子上的图画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后来,他们在韩生的月光下野餐,又吃又喝,开心极了,一直玩到了深夜。他们都深深地感叹道:有月光的夜晚才是最美好的夜晚啊!

(摘自《中国童话》)

科学新知

新研究发现植物种子大小的调节机制

□钱铮

日本名古屋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一个国际团队在植物胚珠内发现一种新组织,其在种子形成过程中的营养供给方面扮演关键角色。这一研

究成果有助于开发使种子变得更大的育种法。

研究团队在美国《当代生物学》杂志发表论文介绍,胚珠是种子的前体,在受精后发育成种子。他们在水稻和拟南芥的胚珠内发现一种新组

织,可调节营养物质向胚珠的输送,影响种子形成。

研究发现,植物受精前,这一组织会通过胼胝质沉积,阻塞营养物质向胚珠的输送。一旦受精成功,胼胝质就会在一种名为AtBG—ppap的

蛋白质作用下降解,使营养物质进入胚珠,促使种子增大。

研究还发现,增加AtBG—ppap蛋白质的表达会促使胼胝质持续降解,让营养物质畅通无阻地进入胚珠,产生更大的种子。(据新华社电)



展翅

巨增尼玛曲珠 摄